

在山詩白

九二老人



玄扈社叢書

在山詩白

九二老人



獻
給
母
親

何以出版這樣的詩集？

如果新詩還在嘗試期內，我這本詩集似乎還可以出版。

這幾十首詩的作風，和最近詩壇上的大有不同；但那一種是新詩作風的標準，誰也不會——不能——認定，所以各人的成績，很可以提出來討論。

我以後的作風，大概要向別方面發展，這幾十首可以作我做新詩的紀念；也可為將來容易看出我作新詩疏變的過程。

記得三四年前我在中學時，讀了胡適先生的嘗試集，感到興味很大，後來讀了志摩詩哲的幾本詩集，更是愛不忍釋，有

幾首差不多能背出來了，所以在這本詩集內，很容易看出我受詩哲影響之大。現在詩哲死了，只能讀到他的猛虎集，這是多麼可惜！這本詩集的出版，也爲紀念我從未見過面，通過信的志摩詩哲。

所以我把這樣的一本詩集出版了！

一九三二，一，十。

目 錄

何以出版這樣的詩集

項羽

擬烏江曲

擬當陽長坂曲

怎麼辦

怕什麼

扁舟

月夜

月夜夢亡月

果兒紅了——送張君國傑

階前秋雨

北海

小小詩

真幸福

上海留平輔大同學的禱詞

痛苦之母

聖誕

回

雲夜

日出自東

進步

附錄：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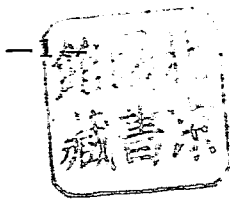
兵夢

家墓

麥穗

項羽

可不學一人敵的刀劍，
和記姓名而已的書硯；
但你喜萬人敵的兵書；
又何故輕輕拋在一邊；
致負你堂堂八尺之軀，
扛鼎力；和過人的才器。
彼可取而代之這一句：



是你一生事業底動機；

也是你底誤謬的意志。

拔劍斬守頭；和徇下縣；

是你一生事業底開始；

也是你的致敗的禍基。

破秦兵，阬囊城，屠城陽。

霸天下的才，的確有餘；

但王天下的未免太腐。

秦楚的興亡，在此一舉；
且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在這般環境裏，蠶宋義；
怎能飲酒高會在無鹽，
當然矯命不算一會事，
斬草除根，又追殺其子；
更可見你的果敢才氣。

沈舟破釜的引兵西渡，

九戰絕甬，秦兵怎不破？！

一以當十的奔馳雷呼；

諸侯軍當然從未見過，

你召見時的膝行匍伏，

不算史記底描寫過度。

四十萬兵破關軍新豐；

但有十萬蜀上的沛公；

只要出兵不管他有功，

這天下早可給你一統。

鴻門之宴的機會難逢。
只要你向那玉玦轉瞳，
無論他什麼五彩虎龍；
那沛公早已飄肉飛紅。
什麼被項伯焚燬幾句；
便打滅你的熾炎努衷。
以英雄始，亦以英雄終，

害你不得志的是英雄！

無智的降兵妄言受禍，
二十萬的壯士，一夜裡：
盡變爲新安南的黃土，
好辣的手段，你這西楚！

秦宮何罪來受你的火，

焚三月究竟於你何補：

六國的精英，中國文化，
都燬滅，後人怎能不罵?!

你的亞父范增又何故

逐他歸家致疽發身死？

天下已定，君王自爲之，

這都是你自己底謬誤。

四面的楚歌，使你驚起：
看美人駿馬，能不傷悲？！
哀憤而慷慨的垓下曲：
是英雄末路，千苦同泣。
和愛的虞姬死別生離，
你的雄心，又一度猛刺。
八百壯士渡淮但百餘；
怎能敵漢底追兵五千！

又稻：被陰陵田父底欺，
奔東城，但剩二十八騎，
你說起兵至今共八歲，
打破擊服，身七十餘戰，
未曾一次敗北或被圍，
今者：是天亡我非戰罪，
不信；諸君請看我快戰：
必要斬將刈旗，三勝之，
唉：雖勇；可是梟將氣概！

勝敗兵家常事，何足奇！
東渡烏江，是惟一生機，
你爲什麼遲疑；反笑說：
藉領子弟三千而渡西，
今無生還縱江東父老
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
可憐駿馬贈給了長者，
千金頭，贈了故友王翳。

擬烏江曲

烏江水溶溶西流；蕭蕭東風寒！

鼙鼓動地，那小子又領兵馬來。

想我當年；率子弟八千，來自江東。

單騎匹馬，馳騁中原；橫衝萬軍中！

廿萬兵；手一舉，卻變了新安黃土。

一把火；對付經營多年的阿房宮。

今困於此：此天亡我，縱有船待，

縱使驢馬跳過那河；我何渡爲？

美人何在？八千兵馬剩有幾騎？

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

虞姬！虞姬！可憐你：從我伐西征東，

末兒：死在我寶劍下 四面楚歌中。

驢馬！驢馬！可憐你：給我騎了五年；

和我一樣，無用武地：送與亭長公！

起兵至今八歲；從未敗北被圍。

這是天亡我！不信麼？看我決戰。

雖這麼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要是沒有我，函谷關誰能擊破，

鴻門宴時，聽了范增話：對玳轉瞬，

劉邦呀！無論五彩龍虎，早已命終；

只是我英雄義氣深重，不忍殺你，

現在你反來追我，傾了兵馬無窮。

這不是我戰之罪，這是天亡我；

不然身七十餘戰，那次曾敗過？

美人死了，騾馬送了，我有何用？

够了，够了，這三十年的英雄。

可憐的，八千子弟的父老，在江東：

還倚門倚閭，做着子弟回來的夢。

父老們呀！你們是不能不怨我的。

但要知道：這是天，我沒絲毫罪蹤。

鞞鼓聲到，把他圍困在兵馬中。

蕭蕭東風寒，烏江水西流溶溶！

擬當陽長坂曲

當陽景山下：哭聲遍野；涼風蕭蕭。
曹兵鐵騎五千，閃電般星夜追到。

十餘萬生靈，扶老攜小；

剎那間，都是東奔西逃，

不然身首異處，紅槍刀。

要不是：劉豫州，爲人道，

日行十餘里；泣拜劉表墓，停曹操；
無論鐵騎飛卒，你別想逞能肆暴。

子龍！子龍！大哥寄托的家眷何在？！

不幸失散，怎有面目復與他相見？！

只見他：長槍短劍衝圍，

枯井邊；抱得小主在懷。

雖將千兵萬毫不懼畏，

單身匹騎救得主人歸，

看：長坂坡，草紅屍橫，曹將死過半；

袍甲也透紅，足見子龍戰功不淺！

長坂橋，張飛橫矛立馬，怒目圓瞠；
等候着百萬曹家兵，想一決雌雄。

「燕人張翼德！」聲如洪鐘；

已嚇得曹兵股栗改容！

又一聲「張翼德」，似雷轟，

驚死大將，兵退如潮湧。

可笑曹家兵却當不起虎將吼，哼：
想再來追，已是橋斷人去沒影蹤！

十萬生靈塗炭，諸將不知影踪；
誰不悲傷？況那劉備的誼氣深重！

雖事實昭章，走了子龍；

骨肉手足，他獨識英雄。

真回來，得子睡在懷中。

擲子馬前，聊報虎將功！

斷橋失算，爲避曹兵逃得一場空。
當陽祇剩得淒楚斜陽，蕭蕭涼風。

怎麼辦

前途是怎樣的渺茫；

環境是怎樣的不良。

滿腔熱血！

教我何處去漂灑？！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當今天下舍我其誰。

蓋天浩志！

教我何處去發泄?!

世界是佈滿着魔道；

社會是佈滿着惡習。

一人一劍！

教我何處去着手?!

內政是重重黑幕；

外交是件件失敗。

滿目熱淚！

教我何處去哭泣?!

怕什麼

我有八寶的龍刀；

我有千里的駿騎，

穿着銀甲；

戴着銅冠，

到那荒林破冢之地；

到那希馬崑崙之巔；

去識那從未識過的知識；

去味那從未味過的况味。

路途險；當然！——有我的寶刀，
路途遙；當然！——有我的駿騎。

我有銀甲；不怕那虎狼的吞噬，

我有銅冠；不怕那雹雨的放肆——

幹！ 幹！

怕什麼？

怕什麼？

什麼都整備，

還有什麼怕！

我有抖擻的精神；

我有不撓的毅力。

握好紙筆；

拿好墨硯。

到那經史子集之中；

到那竹木金石之間；

去問那從未問過的學問；

去見那從未見過的識見。

工作難；當然——有我的精神，

工作長；當然——有我的毅力。

我有紙筆；不怕那觀念的改變，

我有墨硯；不怕那意識的反偏——

幹！ 幹！

怕什麼？

怕什麼？

什麼都整備；

還有什麼怕！

扁舟

它是一葉扁舟：無楫無桴；
怎敢涉游，這急風與奔流。

隄邊的垂楊垂柳，

沙上的游鶯飛鷗；

天際的烟輕雲浮；

足証這江上風景的競秀，

和風微吹；

錦波微皺，

又足使這扁舟：

只知縱橫優游，

忘却了路畔；

忘却了世間；

忘却了長楫與短桴。

可是現在這扁舟；

要別離錦江的佳趣，

到那迷茫大海去鳴鏜。

即使天天風浪平和，

但那惟有水天的海洋，

它如何渡？

萬一急風怒號，

狂飈掀波；

它又如何得免沒頂之禍！

呀！瞎眸；呀！前途。

四年來良好的教育於今完結，
優美的環境裡原沒什麼大禍；

但今一朝出山：

它是無才無學，

世界又是充滿着風行的邪說；

澎湃着魔行的浩劫，

它怎能免遭同化汨沒？

前途！前途！

一豁眸真是：

這奔流與急風怎敢游涉，
它是無桴無楫扁舟一葉。

月夜

銀色的月光映着窗簾，
大地一切什麼都靜寂。
有一個青年一個青年，
正在想他過去的一切。

是奇訝是悲哀是懺悔：
重重事實都湧上腦海。
嚴重的心幕早已拉開，
電影似的映到眼前來。

奇訝他當年浩浩志氣，
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
於今呀他們都在何處，
沒多久已頹廢到如此！

悲哀他種種環境不良，
何處去找知己的良朋，
來規勸來提醒來原諒，
怎能叫他拚命的向上！

懺悔他幾年來的努力，
都是畸形方面的發展，
有什麼成績貢獻人類？
虛度人生最寶貴的年歲！

大地還是那樣的靜寂，
月光却早已躲了窗簾。
有一個青年一個青年，
還在想他以往的一切。

月夜夢亡兄

昨宵夢見你，我的亡兄：
慈愛的雙目，微微發光，
你的一切，和從前一樣；
只是不言語，含笑睜望。
一覺醒來，原是一場夢：
瑩潔的月光，照了滿床。
秋虫在窗外，斷續的叫，
叫到月西斜，東方將曉。

十年前，我倆同在學堂，
晚上的月光，昨宵一樣。
你輕聲告我，不要玩逛，
念書要用功，品行端芳。
昨宵你來；話雖未曾講，
我已知你的來意，志向。

你死了多年，還未忘掉：
忘掉，你的阿弟的不肖。

我得懺悔，以往的一切，
這幾年來，貪懶的怪癖，
不良的品性，我都痛改，
照你的話，意志的所在。

不管環境，怎樣的惡劣，
去實行，去拚命，去努力。
須不負你，生前的教誨，
和昨宵，夢裏來的恩惠。

果兒紅了——送張君國傑

開花結果，是園丁的目標。

果兒熟了；那得分路揚鑣——

再也不能站在那樹枝上，

和花兒們陶醉而逍遙了。

回想：在溫柔的春風懷中，
花兒們，互相輕輕的擺動
好似：私語囁囁接着密吻，
多麼親暱：可是果兒已紅，

回想：在和暖紅的朝霞懷中，
花兒們，泛映着的銀光——
好似淡粧輕抹含羞微笑，
多麼美麗；可是果兒已紅，

果兒熟，園丁的目的達到，
要在果兒身上，索求酬報，
花兒們，當然是惜別依依，
但只能祝願他：前途光耀。

階前秋雨

階前：點滴淒清的秋雨；

聲聲打動心弦！

好母親，知道嗎？爲什麼：

遊子直聽到光映窗扉，

三千里迢遙；河山重重。

相逢除非夢中。

好母親，只恨我：少兩翼；

不然，立刻飛到你懷胸。

北海

只要輕輕的一箭向着清流；
那一葉扁舟便在波心優游；

驚飛點水的媚鷗，

伶俐善躍的輕儻——

輕儻媚鷗的躍飛和沈浮，

這是北海裡的水上的競秀。

清曠的遠風和吹錦水微皺，
停篙收漿任它自浮而豁眸；

壯麗的龍亭垂柳，

幽美的環橋林丘——

在柔波中的嫵娜和左右；

這是北海裡的畔水的競秀。

小小詩

窗外的雨，

爲什麼滴到天明！？

晚上的虫呀，

不要斷斷續續的叫！

其實月姐兒，
你還是常缺的好！

花要凋謝的話，
那爲什麼要開他！？

青青柏樹下，
是坟墓的所在！

浮萍任它飄流吧，
橫豎離不了水面！

水中嫋嫋的星月，
也要被萍篙遮蓋的！

晚上的月光，
常喜歡映到枕上來！

眞幸福

怨：怨那流不盡的江水悠悠；

恨：恨那彈不盡的心調頭頭。

人類的悟司渺小；

偏生有填不滿的智慾！

易受刺激的情操；

偏飽嘗無量數的委曲！

多麼矛盾呀！這人生：這宇宙。

幸福！真幸福！到那兒去追求？！

看：多美觀！這天地間的結構；
聽：多悅耳！這自然界的合奏。

人類的技能有盡；

偏生有非畸形的本能！

好新壓舊的劣性，

偏遇着沒窮極的學程！

多麼矛盾呀！這人生，這宇宙。

幸福！真幸福！到那兒去追求！

智識道上，有採不完的葵藿；

情愛山中：有開不完的翠玉。

人生區區百年內；

究竟能採得幾許花朵！

只可專一的情感；

究竟能開得多少鐵苗！

朋友呀！這人生：是涕泣之谷；

快快醒！注意這：身後的永福。

上海留平輔大同學的禱詞

慈憫的耶穌！

你在：

魔網密佈的中國；

惡潮澎湃的上海；

特選我們幾人來平求學。

我們瞭解你意志的所在：

我們要竭力顧首的守約！

但我們人少力淺；

只能伸着神魂的手臂，

抱爾清秀十字架，

作我們：

破魔網的利劍；

渡惡潮的寶船。

更求你大張爾肋膀傷隙，

收我們到爾白熱的烈密，

使我們：

鈍鋒：鐵似的心；

鎔化：水似的血。

慈憫的耶穌！

我們的目標；是：

爾國臨格於中國；

爾國臨格於上海。

我們要做成你的工具一樣，

耶穌！你要那樣；我們就那樣！

仁愛的聖母！

你在：

于戈擾攘的中國；

萬惡淵藪的上海；

提拔我們幾人來平求學，

我們知道你仁愛的胸懷：

我們願鞠躬盡瘁的酬答！

但我們年少識淺；

只能張着戰慄的手指，

執爾玄義玫瑰珠；

作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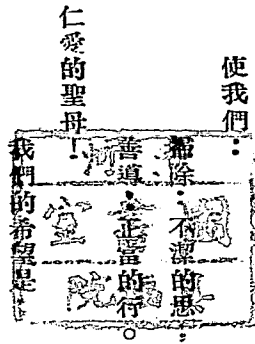
定干戈的神鎗；

治萬惡的靈藥。

更請爾大伸爾慈，

抱我們到爾聖三的安宅，

使我們：



爾降安和於中國；

爾降安和於上海。

我們願變成你的忠儀一般，

聖母，你願這般，我們就這般。

痛苦之母

聽那：惡衆訕罵：

震山墮谷；

看這：愛子耶穌：

難分骨肉；——

若非聖經語，

孰認他真主！——

一路背着苦架，

手足任扯。

痛苦之母！你垂着頭兒，掛着淚兒，

淚涔涔，向着襟前墜。

可憐！手足被釘，

筋斷肉飛！

不管：寶血迸流，

滿地紅泥。——

汗水已不剩，

祇餘一顆心；——

未受苦的舌唇，

醋腺備管。

痛苦之母！你架傍佇立，目斷心折，

有誰來，陪侍你嗚咽！

山巔，十字高舉，

全傷復裂：

三釘懸着四肢，

頭箍刺密，——

仰首噙呼天，

我母有誰憐！——

向待立的愛徒：

「此爲爾母」！

痛苦之母！請記憶斯語，忘懷我遇！

子在此，請廻目眷顧！

一時山崩谷震：

物鳴不平，

「我父！付爾我靈」，

語畢，復命！——

日月忽無光：

天地也淒涼！——

你看卸下聖屍，

悲傷何似！

痛苦之母！你抱着兒子，向着天際，

毅然道：「主，請受此祭」！

聖誕

雪地冰天，白冷城夜色昏迷；

郊外，山洞淒淒，

在洞中馬槽裡，

有個嬰孩悲啼。

更聲冬冬，人們的睡夢正濃：

誰知道他來自天宮，

他是世界的主人翁！

你可知道他爲甚離開天朝？

天倫的樂陶陶，

天神們的擁繞，

甚麼都丟掉；

爲誰奔跑走此險惡的世道？

這一點，你應該明瞭！

明瞭後，你應該圖避！

受屈遭害，甚麼都印上腦海：

如答斯的負責，

十字架的高懸，

歷歷在他眼前。

無限罪案，算了人們的情感；

他越想，越覺得悲哀，

哭聲慘，霜天凝水淚。

目瞶耳聾，誰承認再造洪功！

這是『天下爲公！』

『萬民有罪』！沈淪，

他說：『罪予一人』！

入天挈合，只是元惡的公消。

可憐呀！誰都是不肯！

救主到，還熟睡通宵！

回

人們呀！你還想往那兒去呢？

宇宙間：早沒有你的立足點。

在陸地上：

已彌漫着：濃密而悲哀的煙霧。

在海洋裏。

已咆哮着：狂飈而沈淪的風波。

在天空中：

已朦蔽着：曖昧而罪惡的雲露。

宇宙間：早沒有你的立足點。

人們呀！你還想往那兒去呢？

人們呀！回到你慈母懷裏去！

完全有：一切爲你所需要的。

備有乳汁：

當飢渴着：能使你甜蜜而飽餐。

備有衣襟：

當寒冷着：能使你溫和而快慰。

備有搖籃：

當疲倦着：能使你優遊而安睡。

完全有：一切爲你所需要的。

人們呀！同到你慈母懷裏去！

雪夜

北風淒淒，雪花處處飄。

月姊已不見她的瑩潔，

除了風雪，什麼都死寂；

只有營中等着動員號。

雪花閃閃，映着指揮刀。

一轟雷，一道火，一蓬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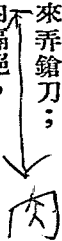
直闖得：山谷也都哭泣。

只見黑影，都往地下倒。

鎗刺上血肉，四處飛飄

血花落紅了腳下的雪，
踐的：分不出是雪；是血。
還不休：除非凱旋歌號。

爲了吃；才肯來弄鎗刀；
不然，何苦和骨內隔絕，
來此萬死一生的虎穴。



又，誰願同胞，往地下倒。

日出自東

敵圍重重，

怎還睡夢薰濃！

再不醒來；

休想看明天，

日出自東！

背起寶弓，

磨銳你的箭鋒，

牽着龍駒；

準備奪園路，

百萬軍中！

朝霞漸紅，

號角聲如洪鐘，

時已迫矣；

看弓箭駿騎，

向前猛衝！

熱血填胸

不怕敵圍重重，

大夢已醒，

已得見白日，

遙掛牆東！

進 步

不要緊，人家說：
我還是一只睡獅。
欺侮我麼；耐着
我總得有一天醒！

糟糕，有的人說：
我是一只駱駝了，

走路慢些：可是
看身體多大多高！

完了，人們都說：
我變成條糞蛆了，
點滴藥水，就死，
呀！這真進步了！

附
錄
：
譯
詩

兵夢

英 Campbell 著

暮雲四起，停戰曲號角頻吹，
滿天噲夜星斗，守望著大地；
百千力竭筋疲的，倒臥疆場，
困憊的睡覺，傷的死去！

那夜我安歇在我的小草牀上，

護衛被戮者的火把之旁，
在死寂的深夜裏，在破曉前，
我重復的做了三次甜蜜的夢：

似乎從那可怕的行陣間，戰場上，
遙遙地我在那寂靜的路上徜徉；
這是秋天——陽光照耀着道路，
他們歡迎我回去，回我的古鄉。

我飛也似的奔跑，跑到我，
少年時常經過的快樂之所，
聽着我本鄉的山羊在高處叫，
和割稻人唱的歡樂歌。

高舉着酒杯，我快樂得什麼似地發誓：

我的家鄉，良朋，我再也不願別離，

我的小孩和我不知接了多少吻，

我的妻滿腔的歡心嚶嚶地吸一口氣。

留着，留着和我們休息，你又困又弱，

戰得勞苦的兵很願意留着，

但是早晨的黎明跟着憂愁又來，

在夢中耳邊的音響又杳然融化。

家墓

英 Mrs. Hemans 著

他們次第的在優美中滋育，

家庭裡充滿着欣樂；

但他們的墓已遙遙的佈在：

溪水畔海中和山谷！

慈愛的母親在夜裏俯着背

看過每個美的睡眉，

好似未曾開放的一朵桑花；

夢寐人呀！現在那裏？

一個在西方的叢叢樹林間，

睡在幽暗的溪水邊，

只印度人知道森森松影下：

是他的埋葬的所在。

一個在藍色而靜寂的海裏，
他和珍珠睡在一起，
人雖然都愛他但誰能到他
深淵的牀邊去哭泣！

一個睡在南方葡萄樹下面；
曾貴人受戮的地方，
他的胸膛間繞着他的國旗，
在西班牙血戰場上。

還有一個墓上榴落如雨花，
柔風微微拂着樹葉，
施在意大利的名卉中凋謝。

是光明羣中末一頁。

在綠樹下環繞着母親膝前；
他們曾一塊兒遊嬉，
雜的禱告聲好似還在耳際；
可是現今這般分離！

他們微笑地在廳裏點蠟燭，

歡樂地和爐火歌唱，

唉，爲了愛情就這樣的結局，

天！一切一切完了！

麥穗

法 V. Delaporte 著

你瞧見在那小山松樹蔭下

被圍牆圍着的兩塊田地嗎？

這塊：掘坟者掘着鬆鬆的土；

那塊：割麥者割着成熟的穗。

鐮刀在陽光下麥穗裏閃耀，

褐色的麥穗由震動而下墮。
信友的屍身，正在埋進墓內，
人們都爲他痛哭而禱告着。

在這兩塊繞着圍牆的田裏，
表現着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青天下十字架，要人和天主
輪流的做他們雙層的收護。

在肥美的田溝裏，栽培快樂，
麵包變成血，養活人的生命。
在田溝裡，安置着且保存着。
已沒有生命的凋萎的屍身，
將來主光照着這墓碑青草；
那麼這裏的要跟主聲復活。
麥穗再生天主選他的麥穗，
要永遠保存在天上的府庫。

在山詩白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2	9	2	天	天
8	4	7	苦	古
9	10	9	概	慨
28	8	8	却	劫
33	7	1	憾	餓
35	9	1	秩	秋
41	1	5-7	暖紅的	暖的
41	2	6-8	着的	着紅的
49	2	3	雖	離
49	2	6	永	水
73	5	4	同	回
77	8	7	內	肉

玄扈社叢書

在山詩白

著者 唐國樑

發行者 玄扈社

印刷者 北平公記印書局

代售所 北平迺茲府圖書館
上海徐家匯徐匯師範

實 洋 四 角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

17

00064

